



王玫 胡萍 编著

凯风自南

厦门大学游览笔记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

谁欤，操鎰发其藏？鹭江深且长，致吾知於无央。吁嗟乎！

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

谁欤，普渡駕慈航？鹭江深且长，充吾愛於无疆。吁嗟乎！

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百年名校
游览笔记



百年名校
游览笔记

凯风自南
厦门大学游览笔记

王政 胡萍 编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风自南·厦门大学游览笔记 / 王玫, 胡萍编著. —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6.5

(百年名校游览笔记)

ISBN 978-7-5394-8442-6

I . ①凯… II . ①王… ②胡… III . ①厦门大学—概况 IV .
① G649.28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3138 号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电 话：027-87679520 87679525 87679529
传 真：027-87679529
邮 编：430070
印 刷：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8.75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厦门大学的前世与今生

海之北·西校门

019 | 书籍与鲲鹏

- 020 钟林美广场
- 021 明培体育馆
- 022 下弦场

023 | 群贤毕至

- 024 陈嘉庚铜像
- 027 群贤楼群
- 032 校史展览馆
- 034 鲁迅纪念馆
- 039 敬贤亭

041 | 旧梦寻踪

- 042 萨本栋伉俪墓
- 046 鲁迅塑像
- 048 罗扬才纪念碑
- 050 人类博物馆

054 | 临风凭海

- 056 建南楼群
- 058 建南大会堂
- 060 上弦场
- 062 李光前塑像
- 066 城垣遗址
- 067 厦大钟声

069 | 饮食人生

- 070 “三家村”今昔
- 071 消失的“东边社”

- 074 芙蓉楼群
076 石井女生宿舍
078 芙蓉餐厅
080 壁画隧道

山之南·大南校门

085 | 暮鼓晨钟

- 086 “佛刹连黉舍”
088 “厦大一条街”往事
091 “馒头”与“豪华自助餐”

093 | 书生本色

- 094 图书馆
096 林语堂纪念室
100 文庆亭
104 王亚南雕像

108 | 芙蓉映水

- 109 芙蓉湖
111 林荫道
112 科学艺术中心
113 嘉庚楼群

115 | 风景拾遗

- 116 大南小别墅群
118 最后的“丰庭”

代跋

从凤凰花开的路口到情人谷

后记

参考书目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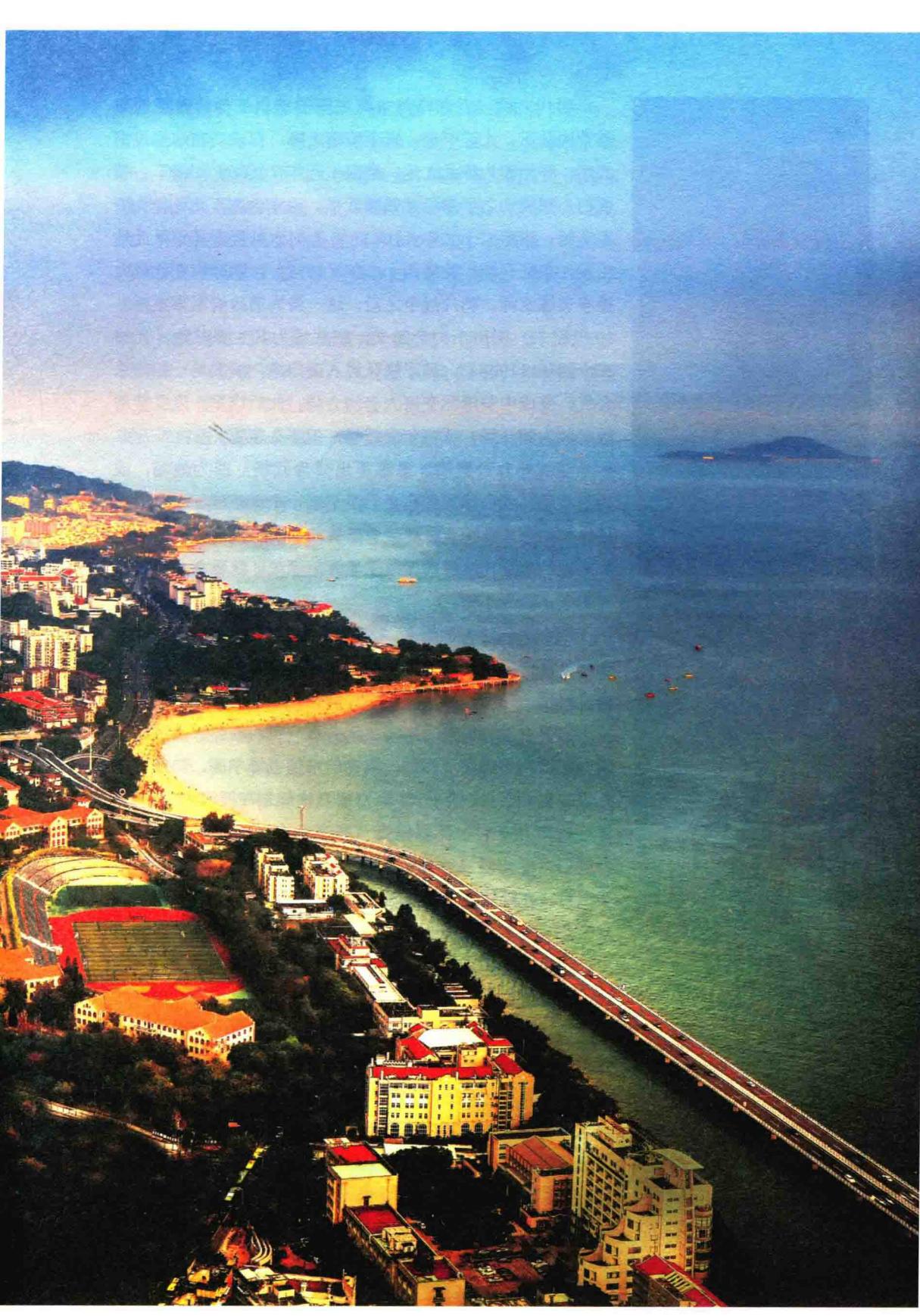
厦门大学的前世与今生

厦门大学位于厦门岛的东部，在五老峰南边，东海北面。其西北角与南普陀寺相邻；其东南向，面朝胡里山炮台。海的前方，南太武山峰巅与厦大群贤主楼的屋顶遥遥相望。东海万顷波涛横亘其前，沿岸数十里天光海色，宛如一幅画卷，四季晨昏，变换着无数风景。

▼ 厦门大学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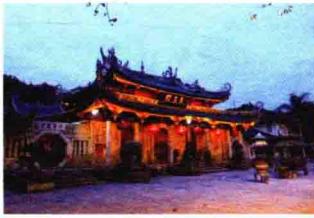






▲ 五老峰

明代之前，五老峰与东海之间的这块土地，曾经遍布着荒岗乱石，人迹罕至。直至明清之际，郑成功在这里设演武场，开始作为练武之地。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占领厦门，郑成功之子郑经焚毁演武亭，退守台湾，此处便为清军所得。康熙二十二年（1683），当时水师提督施琅从此地出发，东征台湾。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政府在此建水操亭训练水师。鸦片战争之后，这一带为清政府军事重地。19世纪末，闽南小刀会起义，演武场为其主要驻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军舰队进入厦门港，演武场一扫肃杀之气，变成中美国际友谊大会的会场。此后这里一度又被清政府辟为跑马场，或高尔夫球场，但不久废置。



▲ 南普陀

演武场几经更换，总逃不出或为武场，或为战场，或为跑马场，或为球场的宿命。及至近一个世纪前，一个人将目光投向这里，决意在此处营造黉门学府，从而彻底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这里的蛮荒景象逐渐湮灭，弦歌之声自山海间响起，至今不辍。

决心在此建大学的人，就是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其实，在创办厦门大学之前，陈嘉庚就已在其故乡——厦门集美，捐资兴学，先后开办集美小学、集美女子学校、集美师范学校、集美中学、集美幼稚园、集美水产科、商科、农林部、国专部以及集美女子师范、集美幼稚师范等学府，形成一个庞大的集美学村。接下来，陈嘉庚开始规划在厦门创办大学。

1919年7月，陈嘉庚在《东方杂志》向社会发出《筹办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并订于7月13日下午三点，在浮屿陈氏宗祠开会。在这次会议上，陈嘉庚深情表露创办厦大的心愿，亦希望海内外同胞为办厦大捐资出力。陈嘉庚当场宣布他总捐资400万元，先认捐100万元为厦大筹办费用，另有经费300万元分十二年付完。紧接着，陈嘉庚一面呈文请政府划拨厦大用地，一面聘文化界、教育界及社会名流，组成厦大筹备委员会，并准备在上海召开筹备会。陈嘉庚聘请的厦大筹委会委员来头都不小，有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江苏教育协会会长、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全国青年总干事余日章，私立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邓萃

英。另有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福建思明县教育局局长黄琬。

1920年10月，厦大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结果是成立厦门大学董事会，确定厦大的行政机构和教学机构，组成以校长为主席的全校评议会、教务会和事务会，并决定设立八个专业性的工作委员会。会议推举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在北洋政府供事的邓萃英博士，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1921年4月6日，陈嘉庚在集美中学举行厦门大学开校仪式，与会者3000多人。上午10点30分，群体合唱厦大校歌。厦门大学就此在名义上成立，并开始有自己的校训：“自强不息”。这一天也就定为厦门大学校庆纪念日。

在厦门办大学，校址选择亦事关重大。陈嘉庚以为厦门岛尤以演武场附近山麓最佳。虽然陈嘉庚当时所看到的演武场仍是一片荒凉，其周边公私坟墓密如鱼鳞，寓目无非顽石荒滩，但他预见这里可塑性极强。从自然环境看，此处背山面海，坐北向南，风景秀美，面积广大。从人文环境观之，厦门居闽南之地，与南洋关系密切，南洋侨胞子弟多往返其间。将来学生增多，大学地址必须广大，此地有二千亩方圆，尚有回旋余地。经过一番努力，陈嘉庚终于获得演武场的批照。

其时演武场校舍尚未建成，厦大借用集美学校即温楼先行开学。在开校仪式后月余，陈嘉庚特意选择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厦大群贤楼奠基仪式。陈嘉庚将一块四方形的奠基石嵌进大楼墙基，同时也种下希望。从此，昔日的荒途险滩上，五栋大楼兀然拔地而起，按鲁迅的话说，就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

在选择校址之前，物色厦大校长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陈嘉庚原本请汪精卫出任厦大校长，汪精卫也应允了，只等厦大正式成立，即可走马上任。可是时局变化出人所料，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汪精卫欲全力从政而请辞厦大校长职务。因此，出现在厦大开校仪式上的首任校长，则是邓萃英博士。然而，邓萃英在接受陈嘉庚校长聘书的同时，也接受了教育部委任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一职。1921年5月，邓萃英终因不愿放弃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职位，也因与陈嘉庚意见不合而辞职。

1921年6月，陈嘉庚的挚友，也是孙中山的密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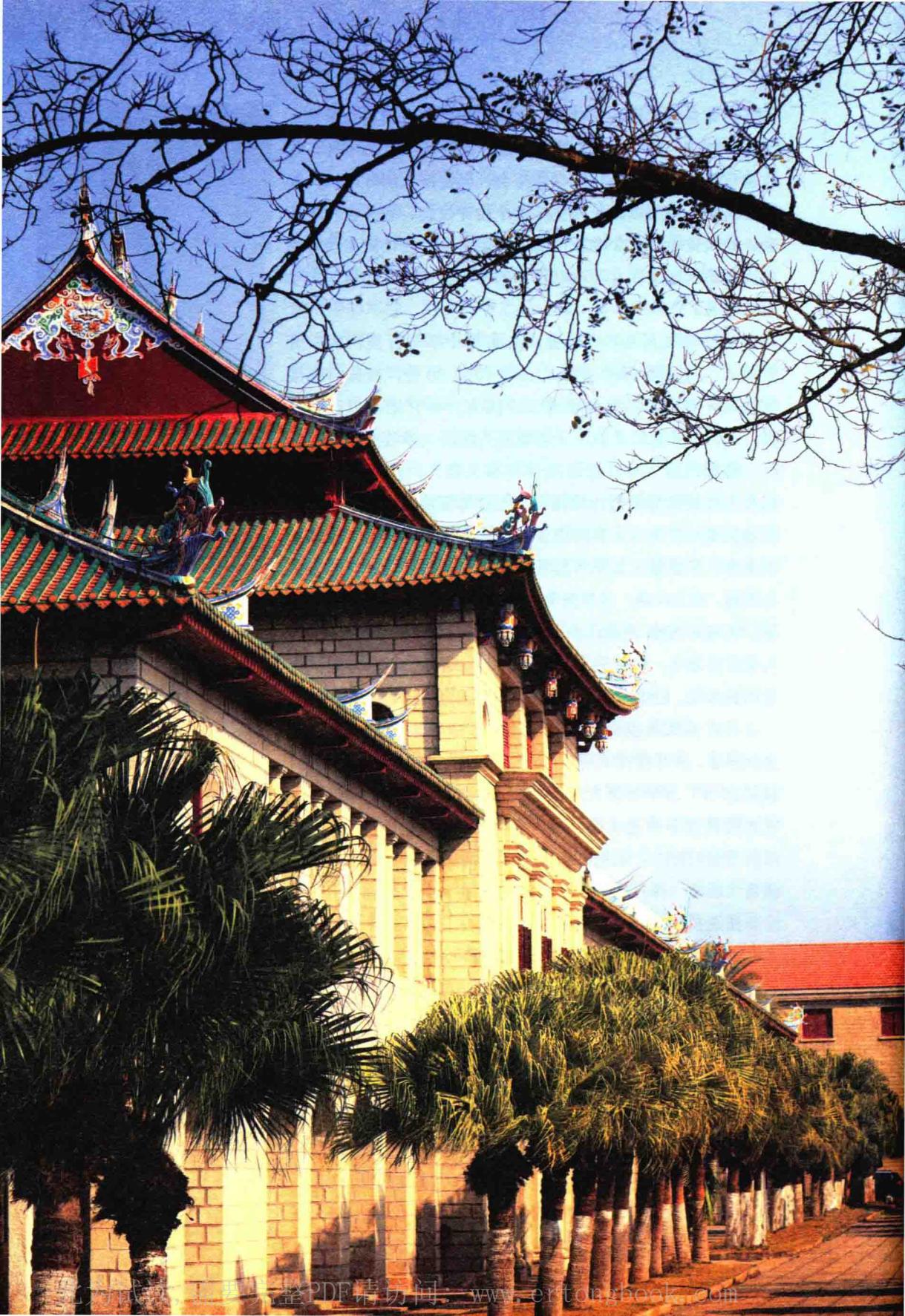
▲ 校主陈嘉庚



▲ 一主四从的群贤楼群旧影，这就是鲁迅说的“一排洋房”。



▲ 群贤楼奠基石





新加坡华侨林文庆，应陈嘉庚之邀出任厦大校长。1921年7月4日，林文庆正式到校视事，当晚即开展工作，宣称要把厦大“办成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他又依据《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将“止于至善”作为厦大校训，并亲自为厦大拟定“校旨”，绘制校徽。在《厦门大学校旨》中，林校长开宗明义发表办学主张：“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1]。林校长虽长年旅居海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很深的认同感，尤为推崇孔孟之学，主张“无论大学中学，皆当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只是其“尊孔”思想和行为，与“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及提倡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相悖，由此引起一些进步师生的不满。

1921年7月11日至14日，厦大在厦门、福州、上海、北京、广州、新加坡和马尼拉等七处同时招考新生。到9月份开学时，厦大学生有100多名，新聘请的教员也大多是留学欧美的教授，阵容可观。1922年2月，厦大第一批校舍落成，厦大师生便从集美迁到演武场的校址上课，厦大正式开始进入在厦门岛南部海滨的发展阶段。为进一步增强师资力量，学校多次重金礼聘教授，又创办国学院，延揽国内著名学者到校任教，林语堂、沈兼士、鲁迅、张星烺、顾颉刚等著名学者纷纷南下，厦大国学研究院一时名家荟萃，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经过六年多苦心经营，厦大发展已渐成规模，院系设置比草创时大有扩充，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也不断增加。鉴于厦大“办理完善，成绩斐然”，福建省教育厅同意厦大的立案申请，并于1927年11月下旬转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审处。1928年3月21日，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就厦大立案一事发出131号训令。至此，私立的厦门大学获得合法资格。1930年2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厦大又对院系设置进行调整，设五学院二十一系。

1927年以后，陈嘉庚在南洋的实业开始每况愈下，厦大办校资金吃紧，林文庆校长亲自到新加坡募捐厦大经费，又向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申请，他本人亦于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捐薪一年，计6000元。陈嘉庚甚至向银行借贷以支撑厦大、集美两地费用。至1931年夏，所有借贷陆续到期，陈嘉庚无力还款，不得不为厦大、集美两校向东南亚亲友募捐。一些海外华侨也伸出援手。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厦大教职员也开展捐薪活动。国民政府迫于各方压力，遂批准补助厦大、集美两校经费每年6万元，福建省政府也从1935年7月起按月拨给厦大5000元，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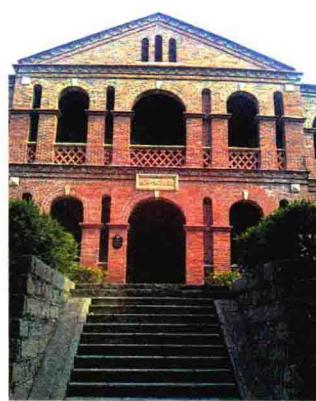
▲ 校长林文庆



▲ 萨本栋校长



▲ 萨本栋与陈嘉庚



▲ 鼓浪屿毓德女校遗址

些经费显然不够一个大学的开支。由于经费不足，学校不得不精简机构，由原来五学院二十一系缩减为四学院十四系。此后又为种种形势所迫，或因经费多寡，院系设置几经更易。

1937年，陈嘉庚先生在南洋的生意依然没有起色，厦大资金难以为继，陈嘉庚只好将厦大无偿交给国家。1937年7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公立。是年7月6日，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萨本栋教授受国民政府任命，出任厦大校长，时萨本栋年方35周岁。

萨校长受命次日，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7月11日萨本栋离京南下，7月25日抵厦门。经过三天的工作交接，7月29日正式执掌厦大。8月13日，日军猛烈袭击淞沪，国民政府宣布全国抗战。时局严峻，国民政府根本顾及不了刚改为国立的厦门大学，以至到八月下旬尚未拨款给厦大，教员薪水也就无法如期发放。萨校长心急如焚，一面催促教育部，一面搜检残账，勉强凑出一些钱款。然而，困境只是刚刚开始。

当年9月3日，日本军舰进入厦门海域，炮击本岛。萨本栋校长为保证师生员工的安全，全校暂迁鼓浪屿，重要图书、仪器、标本等随之装箱，准备往内地转移。当时鼓浪屿多为外国租界、领事馆所占据，日本人不敢袭击那里。10月4日，萨校长借用鼓浪屿英华中学和毓德女校部分校舍，开学上课。但是，厦门地处海防前线，又面对为日本所占领的台湾，终非久留之地。萨校长当机立断，拟将厦大迁往福建山区。经与上级商洽之后，选定闽西山城长汀。11月间，学校订出迁汀计划，并对迁移工作进行周密安排。12月20日起，全校停课。24日当天，300多名师生与九辆载着仪器和图书的大卡车，向长汀进发。一路山高水深，道路崎岖，萨校长亲自挂帅，带领师生员工长途跋涉八百里，历时二十天，在次年1月12日安全抵达长汀。五天后即在长汀复课。

长汀没有现成校舍，萨校长先以文庙为课堂，租借旅舍或民房作为教工宿舍。条件虽艰苦，但上课从不耽误。转眼4月6日到了，这是厦大改为国立、内迁长汀后的第一个校庆日。当时抗战形势极为严峻，萨校长为稳定学生情绪，在校庆前夕，特别撰文勉励同学，尤其所列二十则信条，推心置腹，言简意长。

1938年5月间，厦门沦陷，厦大校舍被日寇炸毁，师生们闻讯悲愤填膺，也深感萨校长迁汀决策之英明。1938年秋季开学后，全校设文、理、商三学院九学系。除了原有教员之外，又新聘一些副教授，著名学者林庚先生即在其列。学生人数也从刚到长汀复课之初的196名增至284人。

鉴于当时局势，萨校长准备在长汀做长期打算。为了厦大在艰难条件下能继续发展，萨校长苦心孤诣，励精图治，事事亲力亲为，所有工作皆落在实处。他强调“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由于校舍严重不足，萨校长利用当地廉价木材尽速修建，一年中新建或修葺堂舍、教室十余座，至1938年底，长汀校舍已有三大院。隔年在长汀北山麓又建一座具有南洋风格的嘉庚堂。接着，萨校长继续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充实师资队伍，同时重视发挥年轻助教、讲师的作用并进一步调整或设置教学机构，加强图书、设备建设。相比当时其他内迁的大学，长汀时期的厦大应是保持图书设备极完整的。由于是战时，又地处贫困山区，物质颇为匮乏，为使学生不因经济问题而辍学，学校采取各种办法，设立奖学金以鼓励好学而清贫的学生。此外，凡家境贫寒但学业优良、身体健康的学生，可申请免交学杂费等。

在营建校舍、解决师生生活问题的同时，萨校长对思想品德教育亦极为看重，他经常教导学生学好本领，贡献社会，“造福于国家和人群”。“他认为中国受日本的侵略，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培养出一批科学技术人才，来拯救自己的祖国”^[2]。抗战时期，国家极为需要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的人才，厦大避难长汀，缺少开办工科各系的必要设备和师资，萨校长以其专业所长，想方设法相继创办土木、机电及航空各系，为国家培养一批急需人才。他特别强调在战时，人力物力皆不可浪费：“自今日始，务必急起直追，厉行节约，人力固不许浪费，须一身兼负二人之重任，一日急就二日之操作；物力更应爱惜，不遗弃一草一木，不虚掷片铜寸铁。一方储积人力物力，一方贡献人力物力，夫如是始足以言节约”^[3]。他对于教学质量的要求更是毫不含糊，他说“本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的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对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4]。萨校长也极为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他说“中国读书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用脑而不肯用手。……处在机械化时代，只能用脑而不会用手的人，在许多方面，他的机会与地位，都受限制”。所以他决定把学校的一部分救济金，“用于鼓励同学之运用手足”，“希望大家以劳动服务为无上荣耀和快乐，互相勉励竞赛，使成为本校新的风气”^[5]。他还特别强调要学好语文与英文，他说“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6]。为尽快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学校专门出台“试验办法”，“每学期由本大学校长聘请本大学教务长及教员若干人组织委员会主持此项试验事宜”^[7]。至1941年1月份，举行七次语文（包括中文和英文）特殊试验。

在萨校长不懈努力下，厦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术水平显著提高。从1940年到1943年，全国高校举行各种学业竞试或论文竞赛，厦大参赛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获奖比例在全国高校中也是最高。教育部公布的1941年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成绩，在全国最优五校中，

厦大蝉联第一^[8]。

萨本栋擘划长校之初，本着以“务求无负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及政府将厦大收归国立之意”作为自己的信条，力谋厦大之复兴。在其治理厦大近八年中，也是国难频仍，办校条件最艰难之时，国民政府给厦大办学经费极少，但是他尽心竭力，发愤图强，精进不止，故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评价说：“厦大在萨先生领导下，居然以最少之经费，获得最多之代价”^[9]。由于萨校长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治校，学校工作呈现出过去十六年从未有过的高效率，凡事雷厉风行，从不拖延。在萨校长的苦心经营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年下来，厦大在长汀站稳脚跟；两年之后，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并且对长汀当地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经济建设、社会风气，也带来深广影响，对于厦大将来的发展更是奠定坚实基础。1940年7月，陈嘉庚先生取道云、桂、湘、粤、赣、浙等省回闽，一路视察，在昆明还应邀到西南联大参观。11月9日抵达长汀，在两天时间里，陈校主走遍长汀校园的每个角落，听取萨校长的汇报，检查校务工作，认为“厦大有进步”；“虽各器物未能完备，且战后艰于添置，然比其他诸大学可无逊色”^[10]。

萨校长受命于危难之时，忍辱负重，披肝沥胆、竭尽全力，甚至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帮助厦大度过最困难时期，让厦大在战争中依然弦歌不辍，箕裘相传。几乎与抗战八年相始终，厦大在长汀这片土壤上开始生根发芽，原本年轻有为的萨校长却积劳成疾，疾病缠身，及至卧床不起。但一俟病情略有好转，他又拄杖办公、授课。在他的主持下，1943年，学校先后又延聘一批专家、学者。文学院的虞愚，理工学院的方德植、汪德耀，法学院的陈朝璧、王亚南等后来蜚声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都在此时受聘于厦大。在长汀发展至第六个年头，厦大已然在院系设置、师资配备，教学质量、校舍建设、招生规模等方方面面都有长足发展，做出举世瞩目的成绩，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一致好评。1944年春，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到长汀参观访问，称赞“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在民间，厦大则有“南方清华”之美誉。

1944年5月间，萨校长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学校事务由理工学院院长汪德耀教授代理。在美期间，萨校长旧病复发，三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辞厦大校长职务。

及至1945年9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萨校长辞职。9月19日颁令任命代校长汪德耀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汪德耀校长接任时，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投降而宣告结束。此时厦大准备迁回厦门，可是厦大校园在战时遭到严重破坏，多数楼房被摧毁，或被夷为平地，剩余几栋楼房又用来关押日本战俘。汪校长的首要任务就是安排好厦大“复员”工作，对破坏严重的校舍需进行大修理，甚或重建，尚存的几栋楼房也要尽快腾空。但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资助或配合，困难重重。于是校方决定先安排一年级新生在鼓浪屿上课，其余学生尚留在长汀。



▲ 校长汪德耀

1945年12月24日，距1937年12月24日厦大举校迁徙长

汀第一天，前后整整八年，在鼓浪屿英华中学大礼堂举行一年级新生开学式。八年前的这一天，厦大师生从鼓浪屿启程，远赴长汀，避难山城。八年后重返故地，风景已不依旧，人事更是皆非。

经多方交涉，1946年2月7日，日俘从厦大撤走。两天后，厦大开始接收演武场校舍，继而集中力量对之进行修建。1946年4月1日，在鼓浪屿设厦门大学新生院，配备师资和各套班子。6月1日，全校开始从长汀迁回厦门本部。厦大师生终于可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正常的教学科研。这一阶段，在院系设置方面，仍然着眼于发展理科，充实文、法、商科。理科方面增设海洋学系，工科方面发展航空工程学系，并将萨本栋校长创设的机电工程系加以扩充，分成机械工程及电机工程两系。全校于1948年8月已扩展为五学院十九学系（组）。

厦大师生终于从遥远的闽西山区回到滨海学舍。讵料1946年夏天，内战爆发，政治动荡和经济衰败接踵而至，学生们时时上街示威游行，反对内战，反对美军暴行，抗议物价飞涨，争民主，求生存，或不断派代表请愿，或上书申告。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也波及原本平静的校园。另一方面，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食物匮乏，只能努力自助，或义卖，或劝募，或垦荒，但求救饥。纷乱的时局，饥饿的民众，骚动的学府，乱世之中已不复有蜷局长汀一角，犹能安心读书之日。

直到1949年初，即使汪德耀校长为解决师生生活困难而四处借贷，甚至多次向厦门国库及中国、交通、农民等银行不惜以高利息借钱，厦大还是粮款俱空，学生们几至断炊。汪校长又不得不向厦门粮局借米，又急电南京行政院和教育局拨款救济，可是如同石沉大海，最后承福建省政府主席允许垫借食米，以解燃眉之急。只是杯水车薪，难以维持，全校师生员工，终于忍无可忍，掀起空前的“罢教、罢课、罢工”的“三罢”斗争。经过多方协调，校友们也发动募捐劳师基金，师生们方得度过解放前夕的危机。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不断，抗战方歇，内乱复起，人们对政府之昏庸腐败无力，早已心生不满，渴望有一个新生政权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中国共产党崛起，以其蓬勃的生机吸引着热爱新生活的人们，尤其是年轻学子。但是，厦大似乎注定比其他高校要承受更多苦难。当1949年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势力，厦门地处海角，成为国民党军队负隅反抗之地。直至是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总攻厦门，经过四天激战，厦门终于解放。旧中国已经完结，对于厦大人来说，新的挑战却刚刚开始。因厦门与大小金门，及大担、二担等敌占岛仅距离3000至5000米，厦门的政治军事形势依然紧张，厦大更是首当其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厦大将要面对各种狂涛巨浪的冲击，开始新的命运轮回。

厦门大学自风云变幻的时代，从厦门东南角的海边崛起，其教育理念从一开始就具有神圣的使命感：教育兴国。陈嘉庚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11]。在教育兴邦、科技救国的思想指导下，秉持着强国益民的神圣使命以及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之目的，于国家多难之秋，从校主到校长，他们不求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为中国教育事业，为厦大的发展不遗余力，或慷慨斥资兴办厦大，或在困境中奋发图强，



▲ 校长王亚南

无不为厦大建设尽心尽力，甚至鞠躬尽瘁，在厦大历史及中国教育史上树立了光辉典范。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厦大为其“前世”，新中国成立至今，或可称作厦大的“今生”。

厦大 1949 年度招生工作因校舍被国民党军占用而暂停，1950 年初方恢复招生，鼓浪屿新生院也迁回本部。1950 年 5 月，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被任命为厦大校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厦大校长。

王亚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其长校之初也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都面临着新旧转变。历史似乎有意安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校长来治理学校，以尽快适应转型期的形势。当时主流意识认为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重要标志，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阵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教师头脑，指导教学、科研和其他一切工作。王亚南校长真诚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治校的指导思想，但坚持政治与业务一起抓。在业务工作上，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因此教学和科研都取得较大成果。只是接下来接二连三的社会政治运动，逐渐打破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在新的历史时期，厦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建国初，为尽快培养共和国所需大批工农干部或工农出身的人才，学校大门努力向工农兵开放。根据上级指示，1951 年厦大从宽录取工农成分学生的范围。继之又对院系进行大规模调整，目的是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一些经营多年而有厦大特色的院系与专业被分离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综合大学的实力。当年萨校长费尽苦心创办的工学院就被调整到其他院校，显然不利于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工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或因厦大地处前线，建国初两岸局势甚为紧张，一些基础建设为此无法进行，学生生活学习都受到影响，故厦大理、工两学院一度迁移到龙岩以避战火。

1953 年至 1954 年，蒋军密集炮击厦门沿海地区。1954 年 9 月金门蒋军发射炮弹 38 万余发，一个月中出动飞机 520 余批、1200 多架次，对厦门岛狂轰滥炸。数年间厦大校舍多处受到炮弹袭击，员工和学生多人受伤，生活和教学秩序被破坏。据厦大 56 级学生回忆，1958 年 8 月 23 日那天，“下午 5 时 30 分厦门几门大炮震天动地怒吼，炮火从云顶岩和附近山头越过厦金海峡，落到国民党军队在金门的驻地。厦门发炮 20 分钟后，金门的国民党驻军开始还击，一下子发射炮弹 2000 多发。此后厦金上空炮声隆隆，中间打打停停，持续了两个多月”^[12]。不少当时厦大学生至今对“八二三”炮战仍记忆犹新。同年九月，蒋军把厦大作为军事目标，进行疯狂轰炸，有 60 枚炸弹击中校园。1958 年 8 月至 10 月，人民解放军发炮全面封锁金门蒋军阵地和机场。1959 年后持续数年，反小股匪特窜犯袭击干扰的斗争不断。1962 年夏，蒋军甚至叫嚣要反攻大陆，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大约十月份以后，形势暂趋缓和。1963 年 9 月 12 日，国家教育部决定将厦大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